

媒介的发展与人类感知方式的变迁

牛文绩

摘要：媒介的演变直接影响着文学的形式与发展,影响着人类感知方式的发展与变化。文学从口传文化时代的口、耳的感知到印刷文化时代单一的视觉感知,再到电子文化时代的多种感官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与融合,这一转变过程伴随着文学自身形式的转变与扩容。麦克卢汉将这一转变阐释为从热媒介向冷媒介的逆转。

关键词：感知方式；口耳相传；视觉感知；由“热”转“冷”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程度主要是以生产工具的变化为标志的话,那么,类比来说,文学历史的发展变化,媒介的演变似乎如同生产工具的演变一样,承载着衡量文学发展的作用。“文化媒介既是信息储存的手段,又是信息穿越时空重新确定地点的途径。”^①“深入一种文化的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的交流工具——媒介。”^②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媒介,并不能超越具体化事件而独立存在,其承载和传播功能与其所传播的讯息一道已进入人类文化现象的基本语境,其演变的形态与功能也已成为人们研究的一大热点。

一、文学在三个媒介阶段的特点

文学与媒介的历史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

(一)、口传文化阶段 在口传文化时代,神话传说和宗教文化是文学的主流形式。文学的传播依附于说唱,传播媒介凭借的就是人体的自然生理器官——口和耳。信息是通过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并通过重复性强特别是程式化的实践得到仔细地保存。在这个阶段,口耳在传播过程中所承担的任务要远远大于眼睛,文学中充满鲜明的口语特色,各种方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充分体现。人类大脑对于信息的内容把握是通过音的传递而形成义,大脑是流动的图书馆,以重复、记忆来巩固信息。例如,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是靠盲人荷马的说唱得到了传播,眼睛的作用在荷马身上体现得并不突出。直到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荷马史诗》才被编录为文字,但成为文字的史诗与荷马口中吟唱出来的史诗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口语中所要表达的抑扬顿挫、直观准确、生动形象和丰富的情感与想象,可以凭借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在场得到传递,而方言中的民间土语在文字中既不能被书写,更不可能被阅读,仅以一种大体的标准化的模式呈现。

当然,口传文化也有其缺陷。首先,在口耳的代代相传中,大量信息经过传播者的记忆、再创造和临场发挥时的篡改,最原始的内容与情感也无从找见,甚至大量的流失,直至消亡。其次,口传文化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较多限制。那时的时间是缓慢凝滞的,空间是固定狭小的,人们受制于自己有限的感官交流所得,离不开集体。再次,口传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演讲的性质,形成说与听的交流关系,这种关系确立了最初的相对严格的等级体系,贵族阶级得以用垄断的方式控制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导致愚民政策盛行。从而使得文艺并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仅仅是宗教和政治的附庸。

(二)、印刷文化阶段 印刷文化阶段的到来,使得文学的传播开始有了有形的媒介,机械的力量使得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信息不再受在场的限

制，可以存储于可移动的印刷物中，实现作者和读者任意一方不在场的交流，极大地扩大了读者的范围，文学走出了贵族沙龙的狭隘空间，使普通民众有了更多接触文学的可能性。人类对于信息的感知从口耳转变为眼睛，视觉被当作各种知觉的范式，成为其他感觉的尺度，荷马必然退出历史舞台。口传时代由音向大脑传递改变为由形向大脑传递，大脑不必充当原来强化记忆的角色，其储存信息的功能延伸至纸上。文学的传播空间大大扩展，时间上也更灵活自由，而且信息量也更大更准确。印刷媒介的稳定性，使得作者和读者都可以静坐于文本之前独立阅读、独立思考、反复咀嚼。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词汇写入文本中，传递信息的内容，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从受众的角度来讲，由于印刷文化时代的信息交流不必再面对面地交流，因而为批判、怀疑和误读文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接受与批判的理论的诞生更促进了文化内容的增值。

但是，印刷文化时代对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并没有扩展其范围，仅仅是从口耳的感知转变为眼睛的感知，从某种程度上讲，反而是从两种感官转变为一种感官对信息的接收。由于人们对于印刷品的认可更助长了文学界的浮躁之风。现代作家通常放弃了古代作家反复推敲修改自己作品的心态，一旦作品印成铅字，即宣告修改到此结束，再想精雕细琢须等到再版，如不再版只能遗憾终生。面对庞杂的印刷文本，人们的视觉得到理性的规训的同时，也遭受了自己不曾感受的感性压抑。“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在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③

（三）、电子文化阶段 电子文化时代的到来，从宏观上讲，是人类发展的一次伟大变革，它不仅仅是文化传播形式的改变，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形式的改变，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文学在这个时代丧失了其旧有的灵韵，艺术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而更具有现实感和可体验感，从而使世界披上了超现实的色彩。电子媒介综合了以往旧媒介的特点，在其基础上达到了延伸和扩展，具有所谓的“后视镜”的特征。新的传播媒介调动人体的多种感官，融合口、耳、眼、鼻、肢体等的多种感知方式，借助一些新的硬件和软件，刺激人的味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达成真正的审美通感，让人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前体验到心跳、体温、晕眩、过敏等微妙的心理变化。单纯的语言文字媒介已难以涵盖所有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由于电子媒介对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重新塑造了人的时空观念与生活方式，文学的种类也必然面临扩容的挑战。

影视、网络文学是电子文化阶段的主流形式。人类对视和听的钟情，是符合人类的知觉本性的。“耳朵世界的拥抱性和包容性远远胜过眼睛世界的拥抱性和包容性。耳朵是极为灵敏的。眼睛却是冷峻的和超然的。耳朵把人推向普遍惊恐的心态。相反，由于眼睛借助于文字和机械时间而实现了延伸，所以它留下了一些沟壑和安全岛，使人免受无孔不入的声音压力和回响。”^④书面媒介虽然也是影响视觉，但只使人的感知成线装结构，而视听媒介不仅仅影响视觉和听觉，还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讲，印刷媒介向电子媒介的转换，是一种高层次的回归。在没有抽象的文字符号以前，人类是以说话这种形象的方式来表意并借助听觉这种形象的方式来理解的，文字使人的表达精细化，同时造成了新的隔膜。“言”、“像”、“意”三者之中，言与像在情感和理念的表达上并不比文字逊色。人类对视听的青睐，正顺应了企求看到真实运动影响的渴望，是对人类的一次知觉方式的解放。

二、由“热”到“冷”——媒介演变的趋势与文学

从媒介演变的三个阶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的演变正经历着人的感知方式由单一到综合的转变。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以人对媒介的参与程度为标准，把媒介区分为

“热媒介”（hot media）和“冷媒介”（cool media）。麦克卢汉认为，热媒介传播的信息明确清楚，信息量大，并且只延伸一种感觉，使之具有高清晰度，因而接受者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模糊含混，提供的信息量小，因而要求接受者参与程度较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一种感觉的加温到支配地位时，往往会排斥其他一切舒适的感觉，会产生催眠的效果，而所有感觉的降温会使接受者开始狂热地填补或补足各种感觉，往往会产生幻觉。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例子来区别两种媒介：

收音机 / 电话 收音机是一种热媒介，它只给接受者提供大量清晰的信息，用于告知信息，并不留下许多空间让受众去填补或完成。电话是一种对话媒体，是冷媒介，或者叫做低清晰度媒介。传播中通常需要至少两个人的参与。因为它给耳朵提供的信息量相当匮乏，大量的信息还得由听话人自己去填补或完成。

电影 / 电视 电影是热媒介，接受者需要坐在电影院里观看，孤立于其他受众，这种社会活动也不允许受众的各种参与形式。电影也是集中化和权威性的，需要电影制作人将受众转换到另一个世界。相反，电视是冷媒介，收看电视这种较冷的实践给受众留下更多的事情需要完成。电视较之电影，是一种更加非集中化的媒介，给区域性的方言提供了表达的机会，接受者也有众多选择的机会，尤其是当前各类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等诞生以来，频道的急剧增加更给受众提供了大量的选择机会。

讲课 / 课堂讨论 教师讲授知识是典型的权威的填鸭，讲授要求学生参与的程度远远小于课堂讨论。所以，许多学生在不愿意受权威束缚的情况下选择逃课，而热衷于在课堂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传统教育体制不得不竭尽全力改革课堂结构，使作为接受者的学生参与进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甚至也不得不求助于电视、录像等多媒体，使教育性娱乐性融为一体，让学生在轻松自愿主动的参与氛围中接受知识。

麦克卢汉用一句俗语作为区别冷热媒介的原则：女子戴墨镜，男子少调情。一方面，眼镜使女子的形象更加突出，填补了女性的形象，另一方面，墨镜使人的形象神秘莫测，难以接近，这种形象更需要人去参与了解，去补充完成。

通过对比，明显可以看出，现代受众更热衷于选择冷媒介。在强调个性自由、突出自主性的当代，民主化、平等化较之权威化、集中化更受关注。类似于电话那样的冷媒介，消除了知识生产的集中化，因为冷媒介牵涉到更广泛的参与者，从而使观点的形成民主化，改变了信息提供者与受众之间的不平衡。人们可以从录像、计算机游戏，以及具有互动性的电视的发展中感觉到主动参与和自我表现的快感。“大网眼的长统丝袜比平滑的尼龙丝袜更美观，因为眼睛必定要代替手掌去填充并补充它整体的形象，正像电视屏上的马赛克图像一样。”^⑤

这种由热向冷的转向，可以与现代性的经验属性的嬗变联系起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任意地按审美的方式来构成的世界，不断学习与丰富自我的渴望，追求常新的价值与词汇，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每个人都可以抱有“为什么我不能吃自己的蛋糕”的生活取向。人们力图最大化地扩大一切可以获得的感觉范围，并加以体验。这是新型的自我陶醉，对表达和自我表现的探索，对身份地位的迷恋。人们希图接受一切、品尝一切、感触一切。审查、解码、学习，并不是人们的所求，而是要亲自接触和操纵一切体验。

互联网这个最具有平民色彩的虚拟社会，自然成为大众的新宠，使得以往的“老情人”——电视，也备受冷落。网络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的互动性质，它使得单向传播转换为多向交互式传播。网络媒介传播不仅具有印刷传播的视觉识认性、广播媒介的迅即和广泛性，以及电视传播的时效性和视听统一性，而且还具有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双向或多向交互性。它可将“一对一”的单向传播转变为“点对点”的双向交流，或“一对多”的多线性交互。网络聊天室、虚拟社区、个人博客、BBS 留言板中的交谈和讨论自不待说，那些接龙小说、合作小说、互动写作更是创造了多向交互的新形态。还有网络阅读时的“我要评论”、“网友留言”、“我来说几句”、“酷评”等，都是生动活泼的交互方式。这种交互性传播的自由是网

络媒介的最大优势，正顺应了当代大众希望找到一个直接展示自己的舞台的愿望。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家庭背景的差别，没有社会地位的悬殊，任何人可以在完全开放的平台上，按一定的游戏规则来塑造自己的网络形象。网络总是为每一位愿意进行文学创作并且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把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展示给大家的人提供发言的机会。它能使无数网民可以在网络中做自己平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成为想当而当不了的人，想圆而未能圆的文学梦。欣赏也不再是被动的阅读，读者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对作品进行再创作和加工，甚至面对面地批评，创作者和读者之间能够获得最大的最自由的双向交流和选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强调民间文学的主要精神是颠覆等级制度、恢复话语的平等权。而电子传媒则为文学的民间性、个体性与政治性相抗衡提供了条件。

电子传媒时代使作家与读者互为主体成为现实。艺术作品的概念被从基础上改造了，传统的艺术都以一个“物”为依托，但电子媒介只存在于交流的关系中。形象不再是这种艺术的手段，其手段是交流。艺术不再是传达，而是在传达中表现自我。“作为纯粹抽象等价的能指，即一部分劳动力与另一部分劳动力交换时穿过的空洞空间。”^⑥这种无所不在的虚拟从生理和心理上操控着人，虚拟世界中的感受、想象、思考势必影响现实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媒介的虚拟环境对于当代人来说是最真实不过的现实，一切都可以被虚拟出来，一切也无所谓真实，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模糊了。

媒介文化时代的来临具有不可阻挡的趋势，但三种文化形式不是简单的后起形式对前在形式的取代，它们也可能共存于某一时空之中，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人类感知方式的改变而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⑦口传时代的“贵族文学”已寿终正寝，但其富有灵韵的故事还在祖母的床头扮演着催眠曲的角色，讲座、评书仍能使听众震撼陶醉，更有学者们在大力提倡对口传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印刷时代的“精英文学”已被挤下权威的宝座，但书店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仍验证了其稳固性的存在，出版业在独辟蹊径的道路上并未到达举步维艰的地步；电子文化阶段的“互动文学”一路高歌、方兴未艾，各种屏幕前的人体正沉浸在电子传媒虚幻的温柔乡里与现实做着真假难辨的游戏，但它是否能主宰文坛仍须经历时间的考验。总之，文化形态的存在性与合理性，也诠释着瞬间即是永恒的真理。

参考文献：

- ①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208页，商务印书馆，2001。
- ②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③ 尼尔·波兹曼：《娱乐致死》[M]，章艳译，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④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200页，商务印书馆，2000。
- ⑤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59-60页，商务印书馆，2000。
- ⑥ 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郭国良 陆汉臻译，36页，译林出版社，2005。
- ⑦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46页，商务印书馆，2000。